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二

四明梓碧山人許名奎著  
上竺前堂芳林釋覺澂考註

怒之忍第二十六

怒為東方之情。而行陰賊之氣。裂人心之大和。激事物之乖異。若火燄之不撲。斯燎原之可畏。

西漢翼奉。字小君。東海人。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薦奉為待詔。上封事。有曰。臣聞之於師。治道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

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狠而後用。文多不備。見翼奉傳。○大和者。易稱保合大和。本義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蓋人秉天地陰陽而生。皆具此氣。又喜怒人之性情。皆不能無者。發而能中節。中庸謂之和。若怒之過當。則有裂壞心之和氣。至于事物乖戾。皆由所激而致然也。故大學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盤庚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迓。其猶可撲滅。

大則為兵為刑。小則以鬪以爭。太宗不能忍於蘊古。祖尚之戮。高祖乃能忍於假王之請。桀紂之稱。

小四書人物蒙求曰。小爭則訟。大爭則兵。○唐太宗貞觀二年。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之。蘊古奏好德實被疾。有徵驗。不當坐。治書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按事不實。上怒。斬之於市。後為魏徵所理。上默然。既而悔之。萬紀等皆有罪。因詔自今有死。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又本年太宗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址。久不得人。須臾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

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魏徵語齊文宣帝。除青州長史姚愷為光州刺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對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太宗曰。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即命復其官。蔭俱見史傳。○漢高祖四年。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許多。讎反覆之國。請以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汝來。乃自反邪。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之乎。不

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當為真王。何以假為。遂立信為齊王。見本傳。○又漢相國蕭何言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言於上曰。夫事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何疑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見本傳。及高祖十二年。鑑呂后幾不忍於嫚書之罵。調樊噲十萬之橫行。嫚謀患

西漢惠帝二年。匈奴冒頓方強。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擬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愿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三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妄言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禽獸。得之善言不足喜。得之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懇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救之。因獻馬。遂和親。互見季布匈奴傳。

家。

則長幼道喪。

長上声喪去声

夫在上之人。凡事不能容忍。而輒怒。則殘虐於下。猶高太之怒是也。若在下之人。不顧禮義。而逞忿。必有干犯於上。如嫚書之罵是也。○怒於國。則干戈日侵者。如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謂二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則干戈日有侵伐之事。又如楚怒。秦誑商於之地。而攻伐。晉怒齊。頃悼笑。破以興師之類也。怒於家者。如父子相夷。兄弟鬩牆。夫妻反目之類。若如此。則有喪失長幼之道也。所以聖人有忿思難之誠。靖節有徒自傷之勸。惟逆來

而順受。滿天下而無怨。噫。可不忍歟。難去聲。

忿怒也。難。患難也。魯論記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其八曰。忿思難。謂人若有忿怒之時。當思後有患難。而懲其忿。以免他日之禍。○靖節。陶潛之號也。潛號靖節先生。有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此不謂逆來而順受。而何。○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疾之忍。第二十七。六氣之淫。是生六疾。慎於未萌。乃真藥石。

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註云。淫者過也。末。四肢也。風過則手足緩急。晦者夜也。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者晝也。思慮煩多。則心成疾。○藥。草藥也。石。砭石也。俱療病之方物也。人能防慎於未病之先。猶勝治之於已病之後。備在下文。

曾調攝之不謹。致寒暑之為釁。藥治之而反疑。巫眩之而深信。卒陷枉死之愚。自背聖賢之訓。釁。許覲切。罇。罇也。

謂人嘗調理衣食之不節。與持身之不謹。致有風寒暑熱。因之以入而為疾。藥者聖賢品制以濟其夭札。故愚者背藥而信巫。終陷於枉死之鄉。實違聖賢之教。宋鑑載江西俗尚鬼。多為巫覡所惑。病者不服藥。而聽命於神。時夏竦知洪州。索部中得一千九百餘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史記扁鵲論病。有曰。病有六不治。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六不治。一不治也。論於理。二不治也。輕身重財。三不治也。陰陽并蔽。氣不定。四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難治也。見扁鵲傳。

故有病則學乖崖移心之法。未病則守嵇康養生之論。趙宋張詠字復之。真宗朝中進士第。位工部尚書鎮蜀。嘗有李叟苦疔。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乖崖者。詠畫像自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見言行錄。疔始癩切。瘡疾也。○晉嵇康字叔夜。恬靜寡欲。寬簡有大量。拜中散大夫。嘗著養生論。以清虛靜泰。少思寡欲為主。有曰。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曠然無憂患。寧然無思慮。又曰。守之

以一。養之以和。文不多備。

勿待二豎之膏肓。當思愛我之疾。痰。噫。可不忍歟。疾耻

办切熱病也。肓。呼光切。

左傳成公十年。晉侯景公病。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為之。為治也未至。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彼良醫也。懼傷我。馮述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公遂卒。○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臧孫。及孟孫死。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三人皆魯大夫。備詳惡忍。

### 變之忍第二十八

志不懾者。得於預備。膽易奪者。驚於猝至。易去声猝麤

沒切說文大從草暴出逐人也

懾者怯也。懼也。說苑藜談篇云。兵不預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宋史有云。軍中有一范。西域聞之。驚破膽。范謂范仲淹。

勇者能搏猛獸。遇蜂虿而却走。怒者能破和壁。聞金破。



而失色。搏補各切。手持也。蠱，丑楷切。蟲毒也。蠍，後曰蠱。

東坡黠鼠賦云：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晉鄒湛對武帝曰：蜂蠆作於袖懷，勇夫為之驚駭；猛獸在野，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見鄒湛傳。○戰國秦昭王聞趙所得楚卞和璧，請以十五城易。趙使藺相如奉璧往。既至秦，無意償城。相如怒，髮衝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禮而歸之。為上卿。見本傳。

桓溫一來，坦之手板顛倒，爰有謝安從容與之談笑。

晉大司馬桓溫來朝，孝武詔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

迎之新亭。時都下恟恟，云誅王謝，坦之甚懼。安神色不動。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溫笑曰：正是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見謝安傳。及寧康元年鑑。

郭晞一動，孝德彷徨無措，亦有秀實單騎入其部伍。

奇寄切

唐副元帥郭子儀子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請補都虞候，晞軍士

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一十七人注槩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甚秀實曰無傷也請解之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粟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幸公教晞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諠譁者死秀實自請留宿軍中且俱至孝德所謝請改過見秀實傳及代宗廣德二年鑑并柳文

中書失印裴度端坐三軍山呼張詠下馬噫可不忍歟唐裴度字中立敬宗朝為司空同平章事執政時左右忽白中書失印聞者皆失色度飲酒自若復白已得之矣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是吏人盜之以印書券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見本傳及寶曆二年鑑○趙宋張詠真宗朝位至工部尚書守蜀時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見言行錄及宋史琦韓琦也

八 惡篇卷第二十九

富侮貧。貴侮賤。強侮弱。惡侮善。壯侮老。勇侮懦。邪侮正。衆侮寡。世之常情。人之通患。識盛衰之有時。則不敢行。侮以賈怨。知彼我之不敵。則不敢抗侮而構難。難去聲。有財曰富。無財曰貧。有爵曰貴。無爵曰賤。侮。說文傷也。謂世之常態。富貴者恒傷於貧賤。強惡者恒傷於善弱。故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識盛衰之有時。知彼我之不敵。即下湯文等是也。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謂忍侮於小。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是謂忍侮於大。忍侮於大者無憂。忍侮於小者不敗。當屏氣於侵奪。無動色於睚眦。噫。可不忍歟。睚五隘。

切駟士懈切

孟子曰。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蓋湯。湯王也。為諸侯時。與葛為隣。葛伯放而不祀。湯遺之牛羊。葛伯殺而食之。不祀。湯又使亳衆往為之耕。此湯能以大事小也。文王。周文王也。昆夷。西戎也。文王為西伯。居岐周時。

西戎相近。屢被侵侮。文王不與之較。務脩德以懷之。此文王亦能以大事小者也。太王即文王祖。古公亶父也。獯鬻狄人也。昔太王居邠時。其勢未大。狄人數侵侮。太王事之皮幣珠玉犬馬。皆不免於侵侮。乃去邑岐山之下。居焉。至文武而王天下。句踐越王名。吳王夫差也。當吳強盛之時。吳敗越兵於夫柘棲。句踐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為臣妾。乃以美女寶器賂吳。赦句踐歸國。枕戈嘗膽。生聚教習。終竟成大以滅吳。此句踐與太王皆有智之士。能識時勢。終成大業。朱子謂惟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惟智者明禮義。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猶不敢廢。夫忍侮於大者。如太王。句踐。識時達變。終能保享其國。無遺憂患。以將來。忍侮於小者。如湯與文王。心洪寬厚。不與之較。強弱能綏懷四夷。中國歸仁。以王於天下。享父長之祚。鮮有敗事。屏氣屏息也。睚眦舉眼相忤也。胡寅管見論。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酬。睚眦必報。此技士之褊心也。讐言吞也。

諂之忍第三十

謗生於讐。亦生於忌。求孔子於武林之咳唾。則孔子非  
聖人。問孟軻於臧倉之齒頰。則孟子非仁義。咳唾來切

謗生於讐。如下馬援之類。謗生於忌。如王吉之類。魯  
論於孫武。於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蓋  
日月行天。萬古常明。人雖毀之。何損於明。不曰。汝雖  
欲自絕。而曰。人雖欲自絕。特婉其辭。以見聖賢不切  
責人如此。○孟子魯平公出見孟子。而有嬖人臧倉  
毀孟子於魯。平公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  
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遂不見。後孟子弟子樂正子

名克者。見孟子曰。君為來見也。有嬖人臧倉者。阻之  
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  
能使予不遇哉。此亦見聖賢待人仁且厚也。

黃金王吉之衣囊。明珠馬援之薏苡。以盜嫂汙無兄之  
人以笞。舅誣娶孤女之士。薏音億。苡音以。

西漢王吉字子陽。琅琊皇虞人。少好學。明經。舉孝廉。  
先為昌邑中尉。後為宣帝諫大夫。子駿。任御史大夫。  
駿子崇。為司空。三代稱其清廉。而好車馬衣服。極為  
鮮明。而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恠  
其奢誕。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王陽蓋王吉字子陽。

也。見本傳。○東漢馬援字文淵。光武時征交址。封伏波將軍。又封新息侯。在交址嘗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訴寃。時前雲陽令朱勃上書曰。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中。海內不聞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莖不歸墓。怨隙並興。宗戚怖慄。臣切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儉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不問出入。豈復疑以錢穀間哉。書奏。帝怒稍解。報歸鄉里。見本傳。及建武二十

五年。鑑故後漢吳祐諫其父恢曰。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西漢直不疑。景帝時為御史大夫。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見後元鑑并傳。○東漢第五倫字伯魚。光武時為會稽太守。後遷蜀太守。帝戲謂曰。聞卿為吏。笏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妻父。少遭饑寒。米石萬錢。實不敢妄過人飯。見本傳。笏步庚切。與榜同。答打也。○三國魏武帝曰。阿黨比同。先聖所疾。聞冀州風俗。父子異部。交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

魚娶孤女。謂之樞婦翁。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見魏武紀。舅即妻父也。凡謂我為甥者。當稱彼為舅。蓋堯稱舜為甥故也。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

彼何人斯。面人心狗荆棘。滿懷毒蛇。出口投卑豺虎。豺虎不受。人禍天刑。彼將自取。我無愧怍。何慊之有。噫。可不忍歟。取此苟切界韻。會作必至切。付也。說文作崇。記切。舉也。

詩小雅何人斯篇云。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孟郊詩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唯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苟且

得。○陳司馬申。字季之。河內人。大建中除秣陵令。復為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內手機密。頗作威福。性忍殘害。好作飛書。譖毀朝之端士。徧罹其殃。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若附己者。必因機進之。申嘗晝寢。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謂譖賢故也。見本傳。○詩小雅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此譖譖之人而不食。又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欲其死亡之甚也。○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又曰。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愧怍皆慚也。慊口

玷切。恨也。

譽之忍第三十一

好譽人者諛。好人譽者愚。誇燕石為瑾瑜。詫魚目為驪珠。

子思荅公丘懿子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者。間莫甚焉。不度禮之所在。而阿諛求其容。諂莫甚焉。見孔叅子及史鑑。○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諛者不擇是非而言。是為諂佞阿媚也。燕石。即石燕也。風雨即飛如真燕。止即為石。新序宋愚人得燕石。以為大寶。以革櫃十襲。周客觀之。皆掩口盧胡而笑曰。燕石也。與璧不殊。瑾瑜美玉也。驪珠。莊子雜篇云。河上有家貧。其子沒川。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珠在驪龍頷下。遭其睡也。使其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柳文上權德輿啓有云。袁燕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遊漲海。祇取誚耳。曷予補乎。註云。崑崙山有玄圃。晉書有玄圃之積玉。文選盧諶詩序。夜光報於魚目。註云。夜光。寶珠也。魚目。亂真珠也。李白鳴臯歌有云。蝦蟇朝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朱子叅同契有曰。魚目豈為珠。蓬蒿不成櫝。○韓詩外傳云。白骨似象。魚目似珠。



尊桀為堯。譽跖為柳。愛憎奪其志。是非亂其口。跖音隻。堯唐帝也。傳稱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格于上下。克明俊德。史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桀夏君也。史稱桀貪虐瓊宮瑤臺。殫竭民財。書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若譽為堯。豈不是。是非亂其口。賈誼弔屈原賦云。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跖。躄。廉。躄。居畧。勿隨。卞隨。湯讓天下而不受。備見莊子。夷。伯夷。遜國而逃。遂餓而死。皆古之廉士。孟子稱聖之清也。今反謂之溷濁。跖。盜跖。躄。莊。躄。皆秦楚之大盜。今反謂之廉士。柳者。柳下惠也。孟子稱聖之和者也。今反以盜跖為下惠。又豈不顛倒甚者也。○古史韓非子傳。太史公曰。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至刑。既而彌子聞母病。夜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也。夫以上所言。豈不謂愛憎奪其志。是非亂其口乎。

世有伯樂。能品題於良馬。豈伊庸人。能定駑驥之價樂。

音洛驚乃都切

伯樂者古之善相馬者。名孫陽。伯樂二字。乃天星名。主馬。而孫陽能相馬。故取以為名。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日立於市。人莫與言。及遇伯樂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增十倍。見戰國策。駑。鈍。賤馬也。驥。千里良馬也。惟伯樂可以品別。定其高下。庶不失之於貴賤之實。若庸常之人。估題價直。未必皆當也。故韓文公雜說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古之君子。聞過則喜。好面譽人。必好背毀。噫。可不忍歟。孟子曰。子路人告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柳盜跖。荅孔子曰。且吾聞之。好面譽者。亦好背而毀之。見莊子。

### 諂之忍第三十二

上交不諂。知幾其神。巧言令色。見謂不仁。幾音機。令去聲。易繫辭曰。知機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註。諂。媚也。瀆。煩瀆也。莊子漁父云。希意導言。謂之諂。○魯論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註云。好其言辭。善其顏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仁則本心之德也。鮮。少也。

孫弘曲學。長孺面折。蕭誠軟美。九齡謝絕。

西漢公孫弘。武帝時對策。擢金馬門待詔。時有齊人  
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及目事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見轅固傳。并元光  
五年鑑。○西漢汲黯。字長孺。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  
能容人之過。武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  
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曰。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見本傳。○  
唐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諂佞。勸九齡

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挺之太苦勁。蕭誠軟美可  
喜。李泌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  
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見李泌傳。俱玄宗時人。

郭霸嘗元忠之便液。之間奉五郎之溺器。朝夕挽公主  
車之履。温都堂拂宰相鬚之。丁謂書之鈔冊。千古有愧。  
意。可不忍歟。便平声。液羊益切。津也。溺奴弔切。

唐郭弘霸。以諂諛事武后。為御史。時御史中丞魏元  
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溺。即染指嘗驗疾  
之輕重。喜曰。甘者可憂。今味苦無傷也。元忠惡其諂  
佞。見本傳。及元壽元年鑑。○唐宋之間。字延清。汾州

人武后時為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時人以五郎目之而之問傾心媚附至於為之奉溺器後易之敗之問貶瀧州見文藝本傳  
○唐安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墨勅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至睿宗景雲元年臨淄王起兵討韋氏誅及安樂公主并黨人皆棄市時有司農卿趙履溫諂事安樂公主嘗褫朝服以項挽公主續車後公主死履溫馳詣承天門舞蹈稱萬歲聲未絕臨淄王斬之父子同刑百姓疾其興役割取肉去見安樂公主傳○趙宋真宗朝寇準為相丁謂為叅政嘗會食中書美汚準鬚謂起徐為拂之準笑曰叅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謂大慚遂成讐隙俱見貶謫見史傳蓋已上數子諂諛之事書之於史冊乃遺愧耻於將來故曰千古有愧

笑之忍第三十三

樂然後笑人乃不厭笑不可測腹中有劍樂音洛

魯論公明賈對孔子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註云笑適其可則人不厭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謂○唐盧杞德宗朝為相時謂杞內有蜜復中有劍陰險姦邪因其口甜莫測其笑見本傳

雖一笑之至微。能召禍而貽患。齊妃笑跛。而卻克師興。趙妾笑蹙。而平原客散。跛布火切。說文足排之行不正也。蹙必益切。跛甚不能行也。

左傳宣公十七年。晉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濟河。獻子歸。請伐齊。卻克跛而登堦。齊妃笑之。卻克銜恨而歸。請師伐齊。頃。頃公也。幃。幕也。婦人。頃公母蕭同叔子也。獻子。即卻克也。十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於晉。成公二年。晉師敗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三年。齊侯朔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謂謝婦人之笑也。非為修好而來。戰國趙勝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蹙者。盤跚行汲。平原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蹙者。造平原門。請曰。臣聞君喜士。而士不遠千里而至。以君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而罷癘。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應而諾。及笑曰。觀此蹙子。乃欲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門下賓客稍引去。平原恠而問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蹙者。謂君愛色而賤士。士故

去。於是勝乃斬笑。躄者美人頭。造躄者謝之。後士復來。

蔡謨結怨於王導。以犢車之輕。詆子儀。屏去左右。防鬼貌之。盧杞詆都禮切。說文訶也。屏去聲。

晉王導覽之。孫妻曹氏性妬悍。導甚憚之。密置衆妾別館。曹知之而將往。導恐衆妻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乃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而戲之。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知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由是含怨。

見王導傳。○唐盧杞德宗朝相。其貌醜。色如藍。郭子儀每見賓客。婦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見子儀傳。并建中二年鑑。人世碌碌。誰無可鄙。馮道兔園策師德田舍子。噫。可不忍歟。

碌碌多石貌。老子曰。碌碌如玉。硌硌如石。又言猶鹿鹿也。言在凡鹿中。鄙鄙俗也。朱子所謂碌碌庸人。○五代馮道字可道。瀛州人。歷五代八姓。初掌書記。遷端明殿學士。同平章。位司空。本田家郎。狀貌質野。嘗

入朝。任贊劉嶽在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嶽曰。何為。嶽曰。遺下兔園冊。爾道大怒。成怨。遷嶽為秘書監。見劉嶽傳。兔園冊。唐虞世南奉勅所撰十卷。俚儒教田夫牧子所誦者也。○唐婁師德武后時相也。寬厚清慎。犯而不較。嘗與李昭德同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子。誰當為之。見婁師德傳。并長壽二年鑑。二人俱平章。

妬之忍第三十四

君子以公義勝私欲。故多愛。小人以私心蔽公道。故多害。多愛則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多害則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魯論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蓋君子循天理。自無人欲之私。故能汎愛於人。小人縱私欲。昧天理。故多嫉惡于人。荀子曰。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謂設若有一介挺然獨立之人。見人有才能。若已有之。亦能見人美明之德。則中心誠愛之。此公天下之心。信乎。能

容才德之人矣。故云。多愛者勝私欲也。至有以私心  
昧天理者。見人有才。則妬忌疾惡之。見人彥聖。則拂  
戾妨害之。是不能容才能者也。故大學所言。此等妨  
賢病國之人。當放諸四夷。無人之境。以禦魑魅。不令  
使居中國。蓋深惡而痛絕之也。

士人入朝而見嫉。女子入宮而見妬。漢宮與人彘之悲。  
唐殿有人猫之懼。

漢鄒陽景帝時人。仕吳。上書諫吳王。不聽。去之。梁孝  
王。又為譖下獄中。上書言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見鄒陽傳。漢呂后妬高帝所幸

戚夫人。鳩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抉去眼。燻聾  
耳。飲以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觀之。帝驚  
大哭成疾。廁中外戚傳。作使鞠域中。註窟室也。○唐  
李義甫瀛州人。高宗朝參知政事。參預朝政。貌若溫  
恭。與人語。喜怡微笑。狡滑忌剋。陰中傷之。人謂之笑  
中有刀。柔而害物。目曰李猫。又曰人猫。後流雋州死。  
見本傳。并永徽六年鑑。

蕭繹忌才而藥劉遴。隋士忌能而刺穎達。僧虔以掘筆  
之字而獲免。道衡以燕泥之詩而被殺。噫。可不忍歟。  
南梁劉之遴。字思貞。南陽人。武帝時為太常卿。之遴



博學能文。嘗為湘東王蕭繹長史。將歸江陵。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為誌銘。厚其賻贈。見本傳。及太清三年。○唐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入學。日誦記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穎達匿楊元感家得免。及唐太宗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除國子司業。拜祭酒。帝幸太學。命穎達講經。有詔褒美。後致仕卒。見本傳。○南宋王僧虔。晉王導之孫也。文帝時為太子中庶子。武帝時為尚書令。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踰子敬。方當器雅過之。時孝武帝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見本傳。子敬。王獻之名字也。謂武帝欲擅已能。而僧虔退於掘筆之讓。故獲見容而免咎。○隋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專好學。年十三。講左氏春秋。傳高祖時為內史侍郎。煬帝時任潘州刺史。大業五年。召還。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帝自負才學。而驕天下之士。不欲出其右。御史大夫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遂縊殺之。天下

寃之臨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互見本傳其  
空梁落燕泥之句乃道衡題昔昔鹽篇內之句備載  
樂府

忽之忍第三十五

勿謂小而弗戒潰堤者螿螿人者蠱螿式亦切虫行毒也蠱丑界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

勿輕小人小人賊國○東漢陳忠上疏曰臣聞輕者

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潰螿孔氣洩針芒是以明

者慎微智者識機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見本傳又

韓子云千丈之堤以蟻穴而壞○唐裴中丞乞討賊

狀云蜂蠱之微猶能害物必資剪伐方致和平見柳

文○古之奇著縣令箴曰勿輕小人蜂蠱有毒勿輕

小道大車可覆

勿謂微而不防疽根一粟裂肌膚腸

疽惡瘡也初發不過一粟之微早治則易遲治則難

至有破裂肌膚腐爛腸胃斃而後已○趙宋張浚見

秦檜有欺君誤國之漸乃言於上曰當今事勢譬若

養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

治決速則禍輕而易治見言行錄

患嘗消於所慎禍每生於所忽與其行嘗於焦頭爛額

孰若受諫於徙薪曲突。噫。可不忍歟。

患嘗消於所慎。即易坤四。括囊無咎。慎不害也。謂陰居陰位而無相得之義。乃為危疑之地。能自謹慎則

無害也。○說苑叢談篇云。福生於微。禍生於忽。○唐

太宗謂羣臣曰。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

○西漢霍光專權太甚。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太甚。

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輟報聞。

至宣帝地節四年。霍氏謀反。伏誅。乃封告者皆為列

侯。至是有人為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

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更為曲突。遠徙其

薪。否者且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失火。隣里共救。幸

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其上行。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向使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

今徐福數上書言霍氏有變。宜防絕之。向使徐福說

得行。則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

事既已。徐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

十疋。以為郎。見霍光傳。

馳馬碎寶。醉燒金帛。裴不譴吏。羊不罪客。譴去戰切。說文。譙問也。

唐裴行儉字守約。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有賜馬。及珎

鞍。令吏私馳馬。馬蹶。壞鞍。懼而逃亡。行儉招還之。不

加罪於吏。又嘗帥兵。平都支李遮。匄獲環寶。不肯。因

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

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

吝。見本傳。○南梁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先任

北魏太山太守。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絜酒從事。嘗有南

歸之志。於是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船

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

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

如舊。後侃歸。武帝為軍司馬。見本傳。

司馬行酒。曳遐墜地。推床脫幘。謝不瞋。系訴事。呼如周

宗。周不以諱。是何觸觸生。姓名俱改。避曳餘制切。控拽也。瞋昌真切。

晉裴遐。在東平。將軍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碁。

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即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

遐徐起。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

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故耳。見世說。

○晉謝萬。字萬石。安弟也。與蔡系爭坐。系推萬落床。

冠幘傾脫。萬徐起振衣。就席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

不為卿面計。其後二人俱不以介意。時稱羨之。見世說。○北魏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乃曰。某有屈滯事。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謝曰。只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喚如州官作如周矣。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見北史。○五代石昂入朝。時楊延朗知留後事。贊者以延朗諱石。乃更姓右。昂曰。昂姓石。非姓右也。延朗大怒。見石昂傳。

蓋小之事大多忤。貴之視賤多怒。古之君子。盛德弘度。

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意可不忍。歟。

晉衛玠。字叔寶。仕晉為太子洗馬。美風度。善清談。常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理相干。可以理遣。見本傳。并永嘉六年鑑。

### 雙言之忍第三十七

血氣之初。寇雙言之根。報冤復雙言。自古有聞。不在其身。則在子孫。人生世間。慎勿構冤。小吏辱秀。中書憾潘。誰謂李陸忠州結歡。憾胡緝切恨也。

魯論孔子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鬪。○韓文復雙言狀曰。子復父讐。見於春秋。禮記周官諸子史。未有非而罪。

之者。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周官曰。凡殺人而義。勿讐。讐則死。公羊傳曰。父不當受誅。子復之可也。○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謂如吳報越。馮李之辱。越雪吳。會稽之耻之類也。○晉孫秀嘗為小吏。潘嶽屢撻之。及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秀稱嶽奉允為亂。遂收嶽族誅。見惠帝。永康元年。鑑及本傳。○三國吳中書郎呂壹。吳主權使壹典校府州縣文書。壹因此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太常潘濬憂壹亂國。

言之輒流涕。時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權怒。詰責雍。而謝玄謂壹曰。顧雍免退。潘太常得無代之乎。壹曰。近之。玄曰。潘嘗切齒於君。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懼乃解雍事。後濬乃大請百僚。欲因會而而殺壹。為除國患。壹知之。稱疾不行。壹後因枉左將軍朱據罪。典軍吏劉助為白。權大感寤。窮治壹罪。壹伏誅。見潘濬傳。○唐李吉甫以蔭補太常博士。明練典故。而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時陸贄疑有黨。奏出吉甫為明州長史。後贄遭貶。忠州宰相欲害贄。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得甘心焉。吉甫既至。置其怨而

為結歡。人重其量。見李吉甫傳。置者措之。而不舉也。霸陵尉死於禁夜。庾都督奪於鵝炙。一時之忿。異日之禍。

西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漢將。嘗擊匈奴。為匈奴所擒。廣時傷。絡盛置兩馬間。卧行十餘里。佯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兒馬。抱兒鞭馬南馳。逃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夜從人田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宿廣於亭下。至明釋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後復以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至軍中而斬之。上書陳謝。上不為罪。見本傳。并元朔元年鑑。○晉庾悅。安帝時為江州刺史。劉毅為豫州都督。初。劉毅在京口。家貧困甚。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時為司徒長史。後至奪其處。眾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鵝炙。悅曰。今年未得子鵝。豈有殘炙。見惠。毅由銜之。至是。悅為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奏江州內地。治民為職。不當置軍。耗民。於是徙悅鎮豫州。而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忿忌而卒。見劉毅傳。及義熙七年鑑。結言此事。因一時之小忿。以

成他日之大尤

張敞之殺絮舜。徒以五日京兆之忿。安國之釋田甲。不念死灰可溺之恨。溺奴弔切便液也

西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宣帝時為京兆尹。善治盜。其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其語。即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治其死。會立春。值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訴。使奏敞殺不辜。即免敞為庶人。

居數月。冀州有大盜。天子思敞功效。召敞拜冀州刺史。見本傳。并甘露元年。鑑賊捕掾顏師古曰。主捕賊者。○西漢韓安國字長孺。成安人。初事梁孝王。為大夫。後得罪下獄。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梁王內史田甲亡命。安國曰。田甲不就職。我滅汝宗。田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見韓安國傳。

莫慄乎深文。以致辟。莫難乎以德而報怨。君子長者。寬大樂易。恩讐兩忘。人已一致。無林甫夜徙之疑。有廉藺



交歡之喜。噫。可不忍歟。長上声。樂音洛。易去声。

莫慘乎深文而致辟者。如中書呂壹。深父巧抵排陷。無辜之類是也。莫難乎以德而報怨者。如李吉甫。置怨結懽。韓安國善遇田甲之類是也。辟者。大辟。死罪也。○唐李林甫。玄宗朝為相。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性陰險。人謂口有蜜。腹有劍。每夜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誅殺。在相位十九年。陰賊良善。以多結怨。虞慮刺客。出則衛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復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戰國策。趙藺相如。二次奉使秦有功。以為上卿。居將軍席。頗上。頗宣言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然。人徒以口舌。反居我上。吾羞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出見。每輒引車避之。人皆為之耻。相如曰。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故也。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以為此者。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卒相與懽。為刎頸之交。孔氏六帖。盧知猷。器量渾厚。世推為長者。盧承慶寬大樂易。士友以此親之。蓋吉甫安國之儔。恩讐不介於懷。人我無間於已。亦猶是也。安有林甫日防夜徙。疑慮之心也。

爭之忍第三十八

爭權於朝。爭利於市。爭而不已。譬不畏死。

譬與陔同。強也。眉隕切。

戰國秦策張儀與司馬錯爭論伐韓伐蜀於秦惠王前。儀對曰。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書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此武王封弟康叔。誥命之辭。引此以諭爭權爭利而不已者。如書所言。奪貨之人。強然不知畏死者同也。

財能利人。亦能害人。人曷不悟。至於喪身。權可以寵。亦可以辱。人胡不思。為世大僂。僂與戮同。

財能利人者。猶仁者散財以得民。如武王散鉅橋鹿臺之財。而尊為天子是也。亦能害人者。猶不仁者亡身而殖貨。如商紂聚鉅橋鹿臺之財。而至於自焚死者是也。故曰。人曷不悟。爭而喪身。○揚子解朝文云。旦握權而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豈不謂之亦可。以寵。亦可以辱者乎。故西漢書太史公叙英布曰。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按布先事高祖有功。封淮南王。後舉兵反。被討誅滅。又豈不謂之不思而爭。為世大僂者乎。

達人遠見。不與物爭。視利猶糞土之污。視權猶鴻毛之

輕。污則欲避。輕則易棄。避則無憾於人。棄則無累於已。  
噫。可不忍歟。易去声

漢賈誼鵬鳥賦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貪夫徇利。列  
士徇名。○老子益謙章曰。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  
爭。○王充論衡云。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  
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者。則視爵祿猶糞土矣。○  
晉殷浩曰。錢本糞土。故將得財而夢穢。○戰國策。或  
謂楚王曰。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也。夫人能於  
權利之際。輕於去就。不介於意。有何取怨於人。遺累  
於已也。○北魏蕭大圜嘗言。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  
累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夢河神。求瓊弁玉  
纓。弗與。榮季諫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  
糞土也。

欺之忍第三十九

鬱陶思君。象之欺舜。校人烹魚。子產遽信。

舜。虞帝名。受堯禪而有天下。象。舜之異母弟也。書曰。  
象傲。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  
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三嫂使治朕棲。象往入

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註云。鬱陶者。思之甚而氣不得伸。忸怩。慚色。蓋象既已以殺舜為已功。以舜之所有倉廩牛。羊。歸父母。于戈。琴。抵歸已。欲使舜妻為已妻。即入舜宮。既見舜生坐彈琴。遂飾辭欺曰。我之思君。乃鬱陶爾。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欺之不亦甚乎。既詐之以辭。而中心之愧。自不能已。故形之於外。不能無慚色也。○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四子言在昔之時。有人饋送活魚於子產。子產遂使一池沼之。小吏養之於池。小吏將魚烹而食之。却詐言復命於子產曰。始舍放時。則圉圉焉。而未紓。少時。則洋洋然而稍縱。繼即悠然自得而遠去也。而子產遽信而喜之。復重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校人欺子產。亦已甚矣。

趙高。廐馬。延齡羨餘。以愚其君。祇以自愚。丹書之惡。斧鉞之誅。

秦中丞相趙高。欲專擅國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

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庶者以法。羣臣皆畏。高不敢言其過。後高竟為秦王子嬰誅。故桃源行云。望夷宮中。庶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唐裴延齡。德宗朝為判度支。奏檢閱左藏庫。於糞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唐陸宣公論裴延齡姦蠹書有云。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奏云。馬糞中得銀十三萬兩。段疋雜物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又曰。趙高指庶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庶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於趙高者乎。及延齡卒。中外相賀。互見貞元十年鑑。○說苑指武篇曰。昔者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七書龍韜。吉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太公對武王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生還。願君亦垂命於臣。不忍絲髮欺君。欺君臣子之大罪。二子之言。千古明誨。趙宋胡宿曰。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又魯宗道字貫夫。真宗朝為東宮

諭德。上遣中使召公。公與客飲酒肆。移時乃歸。中使先入與公約曰。上恠公來遲。托何事以對。幸先見教。異不異同。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人子之大罪也。中使入。上果問。具如公言。又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適有親遠來。與俱飲耳。上笑。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御筆題于壁曰。魯直位至叅政。夫二公之言。可為將來訓誥。故曰。千古明誨。俱見言行錄。

人固可欺。其如天何。暗室屋漏。鬼神森羅。作偽心勞。成少敗多。

魯論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此蓋孔子有疾病。而子路使門人為臣治喪事。而夫子病瘥後。乃責子路曰。本無家臣之分。而使為有家臣。則行詐以欺天。莫大之罪也。○詩大雅抑之篇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註云。屋漏室西北隅也。覲見也。格至也。射厭也。思語辭。謂人常當戒謹恐懼。無時不然。故雖暗室屋漏之間。人迹不到之處。常加謹懼。庶幾無愧怍之心。無得自言。此處非顯明之地。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左右不可測度。况可

厭怠而忽乎。此衛武公作此以刺厲王。亦為自警。恐有此失也。○書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鳥雀至微。尚不可欺。機心一動。未彈而飛。人心叵測。對面九疑。欺罔逝陷。君子先知。諛遁邪淫。情見乎辭。噫。可不忍歟。巨普火切。不可也。諛彼義切。

東漢靈帝時。有何進為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官。主簿陳琳謂進曰。易稱即鹿無虞。無虞人不可得也。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以詐乎。見何進傳。○李太白詩云。輕言託朋友。

對面九疑峯。蓋舜葬處。九峯相似。故云。○魯論記。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註云。有仁之仁。當作人。言人但可使逝往。以救井中之人。不可從而陷於井中。夫仁者告以從井而救。乃是欺誑。其理之所有。猶可也。若罔昧不可。相從井中救之之理。實無不可也。○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公孫丑問何謂知言。而孟子答之如此。謂人有偏諛。淫蕩邪僻。逃遁四者。相因為言。則有蔽隔。陷溺離畔。窮困四者相因之。

失。蓋人之言。皆出於心。即其言之病。而知心之失。且心之誠。偽不可掩。如此夫。况可以昧理。而欺天人者乎。

淫之忍第四十

淫亂之事。易播惡聲。能忍難忍。謚之曰貞。易去声

慶源輔氏曰。淫者最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夫淫色之事。人最難忍。能忍者。男如下文柳下惠之類。女如唐奉天竇氏二女。皆有容色。被賊剽掠。驅迫臨壑。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而死。其妹繼投折足。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表門閭。蠲其家役。又有高郵露筋女者。與嫂同過此地。遇夜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郡人立廟祀之。此皆不謂之能忍難忍。謚之曰貞。而何。

路同女宿。至明不亂。隣女夜奔。執燭待旦。

柳下惠行遠而歸。遇夜宿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為亂。見聖賢故事。○魯顏姒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趨而投之。姒子令女執燭於手。燭盡。焚繚以續其明。至明不二其志。繚屋茅也。見毛



詩傳

宮女出賜。如在帝右。西閣十宵。拱立至曉。

西漢金日磾字翁拊。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降漢。養馬賜姓金氏。日磾貌甚嚴。馬又肥好。武帝拜馬監。遷光祿勳。後為車騎將軍。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見本傳。及後元二年。鑑○南宋褚淵字彥回。明帝時為吏部尚書。美容儀。山陰公主欲與通。請以自侍。召之。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移志。以死自誓。曰。回雖不敏。不敢首為亂。

階乃得自免。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情。見通志。

本傳。并泰始元年鑑。

下惠之介。魯男之潔。日磾彥回。臣子大節。百世之下。尚

鑒風烈。噫。可不忍歟。日磾當作密低

魯男子獨處一室。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不納。隣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男子曰。今子幼。吾亦幼。是為不納也。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故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學柳下惠者。未

之有也。見家語。○夫日殫不近所賜之宮女。彥回不從。公主之私欲。可見不失臣子之操節。聞者莫不仰其高風。故曰。尚鑒風烈。

懼之忍第四十一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見理既明。委心變故。疾居祐切。

魯論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司馬牛問君子。而孔子答之如此。言君子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無病。而自然無憂疑恐懼也。夫見理既明。委心變故之辭。為下張本也。

中水舟運。不詭河伯。霹靂破柱。讀書自若。

說苑脩文篇。韓褐子濟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也。而子不用也。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祖禰。褐也未得祭河伯。津人申揖舟至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為人惡我而改吾志。不為我之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說文運動也。○晉夏侯玄。字太初。倚柱讀書。暴風雨忽至。霹靂破所倚柱。玄衣服焦爛。神色無變。讀書自若。見世說。何潛心於太玄。乃驚遽而投閣。故當死生患難之際。見

平生之所學。噫。可不忍歎。難去声

西漢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來於京師。時大司馬王音。奇其才。薦為待詔。當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及王莽篡位。轉為大夫。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擬易。時有劉棻。從雄學。奇字。棻後坐事。誅罪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後為大夫。至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見本傳。○夫見理既明者。容不為霹靂而變志。不為舟運而移。見理不明者。聞使至。遽投閣。於此急遽之際。乃見各人所學。性理雅量之不同也。

好之忍第四十二

楚好細腰。宮人餓死。吳好劍客。民多瘡痍。瘡胡軌切。好去声。

東漢章帝建初二年。夏大旱。衛尉馬廖上疏曰。夫改正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寥馬援子也。見本傳。○戰國策。楚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吳越春秋。吳王好劍。鑄干將莫邪二劍。越王允常進蟠郢魚腸湛盧三劍於吳。

好酒好財。好琴好笛。好馬好鷲。好鍛好履。凡此眾好。各有一失。人惟好學。於已有益。鍛丁貫切。

晉畢卓字茂世。為吏部郎。少放達嗜酒。嘗曰。得酒數百斛。四時甘味。左持酒盃。右持蟹螯。拍浮酒缸中。便了一生矣。比舍酒熟。夜至甕下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日。乃畢吏部也。釋之。後因酒廢職。見本傳。○晉祖約性好財。適有詣約者。見其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簾。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甚不平。見本傳。○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鼓琴。以琴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逵能琴。遣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復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晞大怒。見本傳。○晉桓伊字林夏。小字野王。譙國人。與謝玄破苻堅。以功封永脩縣侯。善音樂。好吹笛。武帝召飲。謝安侍坐。命伊吹笛。復撫箏歌詩云。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等語。安泣下沾襟。見本傳。○晉王濟字武子。家奢侈。性好馬。時洛陽地貴。買地為馬埒。埒編錢滿之。人謂金埒。又善馬性。故杜預謂濟有馬癖。見本傳。○晉王羲之字逸少。居會稽。性好鶩。山陰道士有鶩。求之弗與。乃曰。為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羲之忻然。為寫畢。籠鶩而歸。其任率如此。見本傳。籠鶩而歸者。以籠籠其鶩而歸也。○晉嵇康字叔夜。美辭氣。有風儀。性終巧而好鍛。宅邊有一樹甚茂。夏月常鍛其下。都督鍾

會聞其名造之。康鍛之如舊。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大銜之。因言於司馬昭曰。康言論放蕩。害時敗教。昭遂殺之。鍛。鍛煉金銀也。互見本傳。并三國蜀漢景耀五年鑑。○晉阮孚字遙集。元帝時為黃門侍郎。性好屐。適有詣孚者。見其自理臘屐。因嘆曰。一生未知當自著幾量屐。見本傳。初祖約好財乎。好屐同有是累。而未判其得失。至於約見客。意不能平。孚見客。色閑暢。優劣始分。蓋數子所好。各有一失者。謂如好酒者廢職。好鍛者亡身之類。獨有好聖賢之學。纔有益於已。故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有失不戒。有益不勸。玩物喪志。人之通患。噫。可不忍歟。書曰。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此西旅獻鬻於武王。武王受之。而召公作此以戒。謂凡見人所好之事。或有過失。不即告戒使改之。見有利益之事。而人不肯好。又不勸勉使進之。至流於玩弄異物。喪失厥志。此乃為世人之通患也。原夫以上所好之事。稽諸今古。非止此數人而已。人物浩翰。得失不一。難以畢舉。今特取同時所好。并傳記有所考據者。書諸於左。以

足此箴之義。祈覽者。恕其愚妄幸也。

惡之恐四十三

凡能惡人。必為仁者。惡出於私。人將讐我。惡去声下惡出惡我同

魯論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者至公無私心。所惡者。皆當於理。故曰能。若出於人之私意。至有倒行逆施。惡其人之所好。而拂戾人之性。豈不為我之讐。

孟孫惡我。乃真藥石。不以為怨。而以為德。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魯季武子欲立子。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子。季氏飲大夫酒。遂立武子。

愛子悼子。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而哀如是。季氏若死。其如之何。臧孫曰。季氏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註。疾。丑刃切。心熱病也。藥。草藥。石。砭石也。亦有乳石。滑石等類。皆治病之物。臧孫即臧紇也。孟孫即孟莊子。季孫即武子也。孟孫惡臧孫之為人。季孫愛臧孫成其已志。

南夷之竄。李平廖立。隕星訃聞。二子涕泣。

三國李平。初名嚴。後改平。為蜀中軍護。後主九年。丞

相諸葛亮攻祁山遇霖雨還軍時平主督運前後言  
事違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徙梓潼郡後聞  
亮卒傷感發病而卒○三國蜀廖立字公淵楚之良  
材先主徵為長水校尉自謂才名宜為孔明副快快  
怨謗丞相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及聞亮薨立垂泣  
曰吾終為左衽矣各見本傳蓋亮初病篤時有大星  
赤而芒焰墜亮營中未幾亮卒唐太宗與房玄齡曰  
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平於南夷及亮  
卒二人哭泣非至公能如是乎  
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諸胥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愛其士卒何  
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  
惡其餘胥儲胥館也漢楊雄傳稱武帝於甘泉宮外  
增建儲胥館故長楊賦云木擁槍以為儲胥故杜甫  
云槍纍失儲胥又一說憎其人者惡其伴哉  
鷹化為鳩猶憎其眼疾之已甚害幾不免

晉孔群志尚不羈時蘇駿入石頭匡術有寵於駿一  
日群與從兄孔愉同行橫塘遇之愉止與語群初不  
見術術怒欲刃之愉營救獲免後駿平王導保存術  
嘗因衆坐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荅曰雖陽

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見孔群傳。  
魯論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惡不仁之人。  
惡之過當。使無所容。事窮勢迫。激變而生亂也。  
仲弓之弔張讓。林宗之慰左原。致惡人之感德。能滅禍  
於他年。噫。可不忍歟。

東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有志好學。先為郡功曹。  
遷太丘長。靈帝初。值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  
一郡畢至。而名士皆無往者。讓甚愧焉。獨寔弔焉。後  
誅黨人。讓感寔德。人得全者眾。見陳寔傳。○東漢桓  
帝時有左原者。陳留人。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  
嘗遇諸路。為設酒。殺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  
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  
絕惡人交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  
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  
罷去。見左原傳。夫張讓感陳寔之德。以免潁川之黨。  
難。左原納林宗之慰。而釋太學之仇讐也。故云致惡  
人之感德。能滅禍於他年也。顏涿聚。梁甫地之大盜。  
後為齊國之大夫。段干木。先為晉國之牙儈。後魏分  
晉乃歸魏。為名賢。見本傳註。



勞之忍第四十四

有事服勞。弟子之職。我獨賢勞。敢形辭色。易稱勞謙。不伐終吉。顏無施勞。服膺勿失。

魯論子夏問孝。子曰。有事弟子服其勞。謂凡有事。則為弟子者。當服其勤勞。此是弟子職分當為之事。○孟子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此孟子推明公明高之意。托舜之言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周幽王役使不均。使大夫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作此以刺幽王。朱子謂不曰獨勞。而曰獨賢。則其言忠厚。而未敢怨也。孟子引

此荅咸丘蒙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易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謂有功勞而能謙。猶人所難。君子能之。故終吉。夫子繫辭復斷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魯論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謂不欲誇伐己之善。施張己之功。勞於人。或曰。勞。勞事。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即顏淵也。拳拳奉持之貌。服。著也。膺。背也。饒氏註曰。回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背之間。而不失也。著。陟略切。

故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周人之所以事君。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商盤之所以訓民。昏音敏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朱子謂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苦也。此周大夫作也。○書盤庚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盤庚欲為遷都之舉。而民興怨。故告之如此。蓋斯時商都在耿。有河決之患。欲遷於新邑。因民敢出怨言。乃告曰。汝若不肯遷都。以求安。如惰農偷安。不肯勞役於田。則無黍稷之利也。盤庚商君也。疾驅九折。為子贛之忠臣。負米百里。為子路之養親。噫。

可不忍歟。贛古送切

西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治尚書論語。初元中舉直言。任魏令。擢安定太守。後遷益州刺史。道至邛邽九折板。先是王陽守是州。至此。王陽嘆曰。奉先人之遺體。乃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至是尊復至其板。問其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對曰。是尊遂叱其御疾驅之。乃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後治河水有功。上嘉之。陞京兆尹。秩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於官。見王尊傳。○家語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嘗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

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矣。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思者也。

苦之忍第四十五

漿酒藿肉。肌豐體便。目厭粉黛。耳溺管絃。此樂何極。是有命焉。便平声樂音洛

西漢哀帝。寵極董賢。而諫大夫鮑宣上疏曰。今貧民菜食不厭。柰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謂視酒如水漿。視肉如藜藿也。見鮑宣傳。○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曲眉豐頰。輕清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知遇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而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生不得志。攻苦食淡。孤臣孽子。卧薪嘗膽。

趙宋胡瑗字翼之。秦州人。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累舉

不第以范文正公薦於上官太常博士侍講。號安定先生。見言行錄。又漢叔孫通傳曰。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註謂獨有孤遠之臣。孽庶之子。皆不得君親之寵。而其操心專一而不敢肆。其慮患精審而不敢忽。故能通達事理。○春秋越王句踐嘗與吳戰。敗於夫椒。餘兵棲會稽。以大夫種計。賂吳。得釋返國。置膽於坐。卧即枕戈。藉薪食。必嘗膽。終至強大。以滅吳。備詳色忍貪忍。

貧賤患難。人情最苦。子卿北海上之牧羝。重耳十九年

之羈旅。呼吸生死。命如朝露。

難去声。羝都弓切。牡羊也。

西漢蘇武字子卿。武帝時為中郎。上遣武送匈奴使還。匈奴脅武降。武不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日飲羝乳。適有漢侍中李陵降在匈奴。乃置酒與飲。勸武降。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苦如此。武曰。位列將爵。愿肝膽塗地。今得殺之。誠甘樂之。愿勿復言。後得還。鬚髮盡白。封典屬國。見本傳。又備詳生忍。○春秋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遭驪姬所譖。出亡在外。凡十九年。周

遊衛齊宋鄭楚秦等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  
情僞盡知之矣後返國立為文公遂霸諸侯備詳色  
忍蓋二公亡命在外命猶零露朝不保夕生死在於  
呼吸一息之間耳故能忍苦終享名祿羈旅者羈絆  
於客旅之途故范質云我本羈旅人一

飯牛至晏襦不蔽胛牛衣卧疾泣與妻訣天將降大任  
於是人必先餓其體而乏其身噫可不忍歟胛遐誅切  
脛也襦短衣也

新序甯戚衛人脩德不用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  
進於是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齊東門外桓公夜  
出甯戚方飯牛於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燦白  
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  
纔至胛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  
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  
以客卿○西漢王章字仲卿太山人素剛直敢言常  
學於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對泣妻呵之曰  
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臣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  
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成帝時為京兆尹欲  
上封事奏日食之咎由王鳳專權妻止之曰人當知  
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耶不聽遂上上謂章曰微京

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果為王鳳所陷。獄死。衆庶寃之。太史斷之曰。章死無辜。士民所嘆。見本傳。牛衣。編亂麻為之。又名龍具。○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空乏者。窮絕也。言天欲使其人任大任。必先勞頓挫折其心志。此蓋為舜發於畎畝之中。等發也。

儉之忍第四十六

以儉治身則無憂。以儉治家則無求。

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此不謂以儉治身。則

無憂而何。○說苑反質篇。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敗之。○范堯夫戒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五代王朴與世宗曰。恭儉節用。以豐其財。

人生用物。各有天限。夏滂大多。至秋必旱。

趙宋司馬光嘗與王安石廷辨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滂則秋旱。見言行錄。并熙寧元年鑑。

瓦菴進煮粥。孔子以為厚。平仲祀先人。豚肩不掩豆。季

公庾郎。二韭三韭。

鬲音曆鼎屬

說苑友質篇。魯有儉者。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甃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膳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鉶。碗也。甃。補玄切。小盆也。大口而卑下也。○史晏平仲傳。嬰者齊之世家也。事三公節儉。方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註。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註。

云。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諭其極小也。蓋晏平仲。齊景公相也。○魏季崇為尚書令。家常止食韭。俎滌韭。崇客李元祐。謂人曰。季令公一食一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間者大笑。出雞跖集。見類書。并世說。○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仕南齊。累遷尚書左丞。性清儉。食常韭。爓。滌韭。生韭。任昉戲之。謂庾郎貧。一食。屢常有二十七種。謂三韭也。互見本傳。

脫粟布被。非敢為詐。蒸豆菜。道勿以為訝。食錢一萬。無乃太過。噫。可不忍歟。菹。側魚切。說文。鮓菜也。古作菹。

脫粟者粟纔去殼而不舂也。西漢公孫弘。菑川薛人也。武帝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擢為第一。待詔金馬門。後位丞相。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布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見本傳。○唐盧懷慎。滑州人。清謹儉素。不營資產。玄宗朝為黃門監。同平章事。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奉身之具。止一衣囊。疾革。宋璟候問。見敝簣單籍。門不施箔。日晏設食。蒸豆兩甌。菜菹而矣。見本傳。○晉何曾。字穎考。武帝時為司空。性豪奢。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大官所供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卒於咸寧四年。博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沽亂肆行。曰醜。宜謚繆醜公。互見本傳。

貪之忍第四十七

貪財曰饕。貪食曰饕。舜去四凶。此居其一。

饕土切。饕他結切。

四凶者。曰渾敦。曰窮奇。曰檮杌。曰饕餮。此四人者。不仁之甚者也。傳稱四凶。書舜典曰。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即饕餮。孟子曰。舜去四凶。誅不仁也。又詳見頑嚚箴。

統如打五鼓。謝令推不去。如此政聲。實蕃衆怒。

統都感切。擊鼓聲。



晉鄧攸字伯道。元帝時為吳郡太守。載米之任。不請官祿。但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有迎送。不受一錢。百姓千餘人牽攸船。不得去。臨夜遁。吳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見本傳。

魚弘作郡。號為四盡。重霸對碁。覓金三錠。

南梁魚弘襄陽人。從征討。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時。見本傳。○蜀安重霸。任簡州刺史。貪賂無厭。州人有油客。姓鄧者。家富能碁。重霸異得其財。輒喚入州衙對奕。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使退立牖下。俟立筭路。乃進之。終日不下數十子。鄧倦立。又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諷曰。本不為碁。何不獻賂。遂獻金三錠。獲免。出北夢瑣言。

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貧人敗類。穢我明主。

後魏李崇字繼長。頓丘人。孝文時。初為荊州刺史。改授安東將軍。宣武朝。授萬戶郡公。後孝明封崇為陳留侯。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賂。販肆聚歛。時孝明靈太后幸左藏庫。從者皆令任力。負布絹。即

以賜之。崇與章武王融所負皆重。多顛仆於地。崇為傷腰。融至損足。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見李崇傳。并梁天監八年鑑。陳留章武皆地名。陳留謂李崇。章武謂王融。

口稱夷齊。心懷盜跖。產隨官進財。與位積。游道聞魏人之効。寧不有覲於面目。噫。可不忍歟。覲他典切慙也。

北魏尚書鄭述祖等上書言尚書宋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見宋游道傳。夫游道聞斯言。豈不慚覲於容乎。考諸史傳。稱游道執法大剛。鯁直不能容人。又論曰。游道明直自立。任使為累。由此觀之。以上數言。乃是招人排擯之言。今以取之。為足此箴之義。非游道實然也。苞苴者饋遺也。

### 躁之忍第四十八

養氣之學。戒乎躁急。刺卵擲地。逐蠅棄筆。錄詩誤字。鬻臂流血。覘其平生。豈能容物。鬻五結切。論文。噬也。覘也。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則躁急也。○晉王述字懷祖。為揚州刺史。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舉以擲地。圓轉不止。乃下地。以履齒踏之。又不得。嗔甚。取納口中。嚼破而吐。

之後既躋重任。每以寬柔為用。生子坦之。為晉中侍中。見本傳。○三國魏王思為司農。性急。嘗執筆方書。有青蠅飛集筆端。彈去復來。怒起逐蠅。不去。投筆擲地。踏壞。拔劍逐之。○唐皇甫湜。字持正。元和中為判官。性急。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之。詬躍呼杖。杖未至。齧其臂血流。見本傳。謂規視各人。平日如此急遽。豈能寬柔。容其衆乎。

西門佩韋。唯以自戒。彼美劉寬。翻羹不恠。

戰國魏西門豹。性急。常佩韋以自戒。韋。柔軟皮也。文侯時為鄴令。○東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

時由司州內史遷東海太守。後陞太尉。性多仁恕。簡畧。夫人欲試令恚。適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見本傳。

震為決躁。巽為躁卦。火盛東南。其性不耐。雷動風撓。如鼓鑪鞮。大盛則衰。不耐則敗。一時之躁。並躋之悔。噫。可不忍歟。鞮。蒲拜切。噫。時至切。醫也。

易說卦曰。震東方也。為雷。為決躁。巽東南也。為木。為風。其究為躁卦。夫震始為剛。故為決斷。急為動。故為躁暴。巽質柔而多剛。欲自所為而不能自遂。故其究

極則為褊躁。不能安常之象。故云。不耐。又曰。雷風相薄。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故云。雷動風撓。鞴皮囊鼓風之器。爐火函也。蓋巽木生火。位於東南。值雷風鼓動。猶鞴風扇火於函。炎炎不息。則成盛大之焰。不可撲滅。然而大凡物盛則衰。故戰國策蔡澤曰。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喻不可及也。謂人若不能忍耐一時之躁急。必有顛躓之患。雖有追悔。不可及也。

虐之忍第四十九

不教而殺。孔謂之虐。漢唐酷吏。史書其惡。酷苦沃切。

魯論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謂凡為政者。必先敷五教於前。然後舉明五刑。以後罪諸不循教者。若不預於告戒。而即殺之。則為殘虐其民也。此孔子答子張問四惡之辭也。○漢之郅都。張湯。杜周。唐之來俊臣。索元禮等。及後甯成之類。皆為酷吏。傳列之。猶楚之擣杵也。皆惡謚之名。非嘉言善行也。酷暴虐也。

甯成乳虎。延年屠伯。終破南陽之家。不逃嚴母之責。

西漢酷吏傳。甯成。南穰人也。好尚氣勁。武帝拜為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母值甯成之怒。

其暴如此。後義縱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成。破碎其家。成坐有罪。故云終破南陽之家。見甯成義縱二傳。并元狩四年鑑。○西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少學法律。為人短小。精悍敏健於事。宣帝時任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後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戮囚。大驚。止於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年曰。幸得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顧乘刑罰。多殺戮人。豈為民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哉行矣。去為汝掃墓待之。歲餘果敗。人莫不賢其母。故曰不逆嚴母之責。見本傳。并神爵四年鑑。屠伯屠宰殺六畜之人。伯長也。言延年殺人又甚於屠人。殺六畜也。故云屠伯。懇懇用刑。不如用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

東漢王暢字祊茂。山陽平人。以清實為稱。桓帝時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使吏發屋伐樹埋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

舜舉臯陶而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見王暢傳。并延熙八年鑑。

凡爾有官。師法循良。垂芳百世。召杜龔黃。意可不忍歟。西漢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中甲科。為郎。宣帝時為南陽太守。躬耕農桑。戶口增倍。治行第一。視民如子。禁止奢靡。務為儉約。其化大行。吏民親愛。號曰召父。賜黃金四十斤。增秩少府。列於九卿。年老卒於官。見本傳。并元帝景寧元年鑑。○東漢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光武建武元年。歲中三遷侍御。

史後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興利除害。又修理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屋殷富。時方為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見本傳。并建武七年鑑。○西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不能擒制。上選遂為太守。召問何以治之。對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乘。傳至渤海界。移書勅屬縣曰。持農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乃為賊。賊聞其令。即時解散。於是悉平。遂躬率儉約。勸民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積畜。後入為水衡都尉。

見本傳。并地節四年鑑。○西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少學律令。善為吏。宣帝時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以條教行於民。勸以為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見本傳。并元康三年鑑。謂言凡有官守者。宜取法於循理。良能者為模範。使如召杜龔黃之善政。書之簡冊。是以著嘉猷於當世。流芳躅於他年。故曰。師法循良。流芳百世。

驕之忍第五十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老子持而盈之。章云。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註云。富而致金玉。積滿其室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

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魏侯受田。子方之教。不敢以富貴而自多。

戰國策。魏文侯太子擊。遇文侯之師。田子方於道。擊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而失其國。大夫驕人而失其家。夫

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當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太子見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

蓋惡終之釁兆於驕誇死亡之期定於驕奢先哲之言如不聽何

書畢命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謂人若有此驕恣淫過矜伐誇大之失必將由惡以終而不變也○說苑藜談篇云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唐太宗謂侍臣曰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見貞觀十六年鑑夫上田子方等先哲之言人

而不聽則如之何也

昔賈思伯傾身禮士客恠其謙答以四字哀至便驕斯言有味噫可不忍歟

北魏賈思伯字仕休益都人也武帝朝為任城王澄軍司至肅宗明帝時以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哀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見本傳并梁普通四年鑑○漢鄭當時傳誠有味其言顏師古曰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勸忍百箴考註卷第二終



伯也下... 卷第二

有本於其言其美也

昔也四平... 其言其美也

四家至更... 其言其美也

我思由... 其言其美也

其言其美也

其言其美也

其言其美也

其言其美也

其言其美也



